

滦河听涛系列丛书

金山情缘

JINSHAN QINGYUAN

杨青山◎著

本书以滦河岸边的人和事为创作背景，讲述了经历过火红年代的传奇英雄林富贵、人称“燕山第一美人”的林慧颖和几位70后80后的事业情感故事以及对故乡的热爱眷恋。

中国文联出版社

溱渊听涛系列丛书

金山情缘

JINSHAN QINGYUAN

杨青田◎1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山情缘 / 杨青山著. —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 10

(滦潮听涛)

ISBN 978-7-104-04109-2

I. ①金…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9293 号

金山情缘

责任编辑: 黄艳华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2

字 数: 3000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109-2

定 价: 360.00 元 (全 1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做滦平人 说滦平话 写滦平事 彰滦平美

——《滦潮听涛》文学丛书总序

中共滦平县委书记 蔡海浩

三千平方公里的滦潮大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宝藏。

三十万勤劳智慧的滦平儿女，创造着富裕的生活、和谐的环境和美好的未来。

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滦潮大地上，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耕耘者，他们就是创建于2012年的滦平县文学艺术界的十二个专业协会的近千名作家艺术家们。他们或者用手指敲击键盘，用心灵去感应发生在身边鲜活的故事，文思泉涌地描写着日新月异的崭新滦平；或者用优美的旋律、动人的舞姿、激扬的歌喉，异口同声地唱和着奔流向前的滦潮涛声；或者用文房四宝、诗书画影、精雕细琢、奇思妙想，如醉如痴地演绎着与时俱进的家乡情怀。

也是在去年，县文联在创建了作家协会、诗词楹联协会等十二个专业协会的同时，又创办了大型文学季刊《滦潮》。这给滦平县乃至身在滦平之外而情系滦潮大地的文化人搭建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圆了当作家的梦想，作者、编者、读者心心相印，作家、艺术家、万户千家情景交融。

县文联和《滦潮》编辑部发现、培养和造就的作家是一个大队伍，他们分布在全县的各行各业，遍布城乡的四面八方。他们当中有三寸笔、三寸舌、三尺讲台、三千桃李写春秋的优秀园丁；有鞠躬尽瘁、勤政为民、爱岗敬业、能文能武的人民公仆；有抡起锄头能种地、离开土地能打工、

田间工地能写诗的新型农民；有拿起秤杆称公平、走乡串村当货郎、抄起笔来撰斯文的守法商人；有大江南北闯市场、开矿办厂搞管理、纳税行善笔不停的企业老板；有德高望重的退休老领导、耄耋之年的城乡老爷爷老奶奶、相夫教子的农家妇女、志存高远的伤残人士……他们的小说、散文、现代诗歌、格律诗词、报告文学、民间故事应有尽有、数量可观、质量上乘、耐人寻味，而且个性特点突出、创作技巧高超、地域特色鲜明、文风立意纯正。

《滦潮听涛》十二本文学丛书的应运而生，是滦潮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是滦潮大地上的作家、诗人矢志不移、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一场文学马拉松赛，是滦平县本土作家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和梦想成真的具体体现。

如果说《滦潮》搭建的文学平台圆了我县很多文学爱好者的作家梦，那么今天的《滦潮听涛》十二本文学丛书又一次圆了我县一些本土作家的出书梦。这是滦平文坛的首创，是县文联的胆识和担当。

如果说《滦潮》季刊每期展现出来的都是狐狸腋下一根根“细小皮毛”，那么今天的《滦潮听涛》十二本文学丛书，就是一件件华丽时尚的“裘皮盛装”。这是滦平文坛文人兴会的首次盛装展示。

如果说《滦潮》季刊每期端上来的都是一盘盘“风味小吃”，那么今天的《滦潮听涛》十二本文学丛书，就是一桌桌豪门盛宴的“饕餮大餐”。这是滦平文坛别开生面的一次庆功宴。

如果说我县滦潮文学的活跃，是“春因百花而璀璨，海因江河而碧蓝”，是一种善因，《滦潮》的创刊和热捧，就是“好花缘于春风绽，骏马还从伯乐出”，就是一种借力。而《滦潮听涛》的问世，就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就是一种趋向的圆满了。这是滦平文坛迎来的第一个姹紫嫣红的满园春色。

令人欣喜的是，我县的文学艺术事业正朝着“圆满”的更远大目标大踏步地迈进着！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走过“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跨越“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中国梦”

正指引当代中国向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迈进。有所思即有所梦，梦的内容反映的是追求、体现的是抱负。

“天下无难能不可为之事，而有能为必可成之人。”这是南宋著名军事将领、豪放词派代表人物辛弃疾的话。意思是说天下没有什么难以实现、不可做到的事情，而有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能够做好的人。说明只要充分调动起人的积极性，用人之长，就没有做不成功的事情。

滦平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相信，有十八大精神的指引，有多年艰苦创业的积累，有厚重的精神文化底蕴，有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有勤劳智慧的三十多万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富裕、和谐、美丽的新滦平，一定会一天更比一天好！

在《滦潮听涛》文学丛书付梓、出版之际，我们谨向这十二本书的作者，向全县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向县内外的广大读者，致以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参与和支持“做滦平人、说滦平话、写滦平事、彰滦平美”，促进滦潮文学、滦潮文艺和滦潮文化有更大的舞台、更快的发展、更好的繁荣，为共同建成富裕、和谐、美丽、全面小康的新滦平而增光添彩、鼓劲加油。

2013年6月6日

滦水情长

黄宝铭

燕山，在《山海经》、《木兰诗》中均有提及，位于华北平原北侧，由潮白河到山海关，长三百多公里。山中多名胜古迹，千峰竞秀，百岩峥嵘，河流、田野、阡陌、村庄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多姿多彩的生态环境，无与伦比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无不尽显燕山魅力。

金山岭长城系明朝爱国将领戚继光主持修筑，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之美誉；

滦河古称濡水，源远流长，沿岸松峰林立，稻花清香，风景秀丽。清澈的河水和燕山脚下这方热土，共同养育了滦平县三十余万勤劳智慧、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

本书以承德市滦平县滦河岸边的人和事为创作背景，以金山枪王林富贵为主线，讲述了经历过火红年代的传奇英雄和围绕在他身边四个年轻人的事业情感故事以及对故乡的热爱眷恋：年轻靓丽的岳莹莹求职失意，却与林富贵一见钟情，林富贵几次三番婉拒；杨景曦一心写作，梦想能像前辈金庸先生那样铸就一段侠义神话，经同学好友韩骏山引荐认识了林富贵，一番眼花耳热，几度观察考验，林富贵决意把有金山市第一美人的地产首富、女儿林慧颖介绍给他；被道儿上称为御南王的金景山为感谢林富贵对昔日恩人张劲勇的救命之恩前来拜望，两人亦是相互倾慕，金景山热情相邀林富贵出山相助并加以种种诱惑；日本人松下骏秋在金山岭长城和林慧颖杨景曦比武论剑，林富贵桐木长鞭再展神威；岳莹莹一心想效仿宋庆龄“追随”得到金景山亿元馈赠的林富贵，林慧颖找朋友帮杨景曦出书，附加条件是把实不胜任的朋友女儿安排进公司，

林富贵和杨景曦会怎样抉择……

本书作者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大专毕业生，以其平实的笔触描写演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故事。书中既有精彩的故事，亦有对滦河流域风景旅游、美食民俗的生动详尽记述；既有中华传统武术和毛笔书法，亦有当下最时尚的台球垂钓、骑马狩猎，无论你是40、50后，还是80、90后，都可以从书中找到你的成长印迹，是一本值得典藏的佳作。希望本书能传递正能量，给广大读者朋友一些有益的启迪。

2013年3月18日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回 长鞭重枪	010
第二回 眼花耳热	019
第三回 一见倾心	027
第四回 残阳如血	036
第五回 田园许约	045
第六回 白马华杆	054
第七回 惊心动魄	063
第八回 梦里真语	073
第九回 贺寿大宴	083
第十回 金秋射雕	093
第十一回 寒夜授衣	102
第十二回 一生所爱	111
第十三回 旖旎风光	121
第十四回 丝路花雨	132
第十五回 黯然神伤	143
第十六回 花烛金榜	152
第十七回 长城论剑	162
第十八回 回家过年	171
第十九回 紫气东来	182
第二十回 敢问前缘	190
第二十一回 丰年瑞雪	198
第二十二回 师祖御剑	207
第二十三回 一世接鞭	216
第二十四回 合家团圆	223

引子

巍巍燕山，长长滦河。

金风送爽，层峦叠嶂间松涛阵阵；夕阳西下，稻花清香里波光粼粼。

金山市便坐落在这风景如画的燕山滦河之间，和所辖金山县俱是因为全国闻名的金山岭长城而得名。

清风徐徐，吹乱了金山市北郊文烈河上的半江红醉，吹起了河两岸垂柳的条条柔丝；吹拂着建贞桥外北新街东侧辅路上一辆大车车辕上大鞭子的鞭彩儿，鲜红鲜红的跃动在绿柳蓝天里，也吹动了过街天桥上一位白衣女孩儿鬓边的一缕长发。

女孩儿伸手理顺了头发，低头之际，看见了下面那辆三匹马拉的大车：前面并排两匹白马洁白如雪，没有一根杂毛，后面那匹通体红如重枣，俱是异常神骏。大车车辕、车身连同那杆大鞭子的红木鞭把都打过蜡，便是在树阴里也反射出淡淡的光亮，甚显华贵，也很漂亮。女孩儿看了一会儿，目光最终还是停在了那杆大鞭子红艳艳的鞭彩儿上，美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女孩儿的心里其实一点也不轻松：来市里都一个月了，工作还是没着落，身上的钱所剩无几，过了今晚，明天要么回老家，要么就得露宿街头了。一想到此，女孩儿脸上的一点点笑意便即消逝，两道秀眉再次锁紧。

天桥下，韩骏山仰卧在大车车座儿上，眼里尽是女孩儿的沉鱼落雁，白衣翩翩。美人转瞬间愁容满面，韩骏山心念一转，大声唱道：“蝴蝶儿多愉快，飞入花丛之中双双对对儿，蝴蝶多愉快，刀光剑影之中来来回回儿。飞去飞来，恩恩爱爱，只留眼神儿，谁的眼神儿……”

女孩儿低头一看，唱歌儿的却是天桥下辅路上那挂大车的主人，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两道浓眉，三寸来长的胡子挺好看。唱的正是刚播出

不久的电视剧《萍踪侠影》的片尾曲，她也会唱，不过这种加了几化音的唱法还是头回听，尽管心情极是不好，她还是被逗笑了。

韩骏山看美人笑了，自己也就高兴了，扬手要打招呼，辅路上过来挂大车，车把式四十来岁，留着大胡子，光着膀子，胸口手臂都是又长又黑的汗毛，老远招呼他，“骏山，干啥呢？”靠边儿把车吁住，鞭子扔进车厢跳下车过来上韩骏山的大车，“来根儿好烟抽。”韩骏山掏出烟给点上。那人吸了一口，“还得说这好烟，抽着就不一样，过瘾！”一边脱了鞋半躺在车座儿上，“舒服。”看见天桥上的女孩儿，“你对象儿啊，真靛啊！”韩骏山看看女孩儿，赶紧解释：“不是，我不认识她。”那人一乐，“还不承认，不是你对象儿那么瞅你干啥？她咋不瞅我呢？我净瞅见她买你东西，她咋不买我的呢？还得说人家城里的大闺女。这脸蛋儿，这气质，跟农村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没法儿比。你小子有两下子啊！”

韩骏山笑笑，没再辩解。那人抽完一根儿烟又道：“哎，再来一根儿，要不我就不走了。”韩骏山掏出烟盒儿，“都给你吧，反正我也不抽烟。”那人大喜，“得嘞，还是我兄弟好。”伸手要接，却听又有人叫他：“陆江！”

说话的是个中年妇女，三十几岁年纪，长得挺漂亮，也赶着挂大车。陆江一看妻子来了，没敢接烟，笑着道：“我跟骏山闹着玩儿呢。”韩骏山叫了声：“许姨，我不抽烟，陆叔爱抽你就让他抽呗，咱们又不是外人儿。”妇女没说话，却依然沉脸儿不放，陆江从烟盒抽出两根儿，“我再拿两根儿，这一盒儿也好几十呢。他妈的，你脑瓜儿转得倒快，金山市就那么一位财神爷，还让你认了干爹了。骏山，这闺女真好，赶紧追呀，我跟你婶儿还等着喝喜酒呢。我不妨碍你们，走了。”起身跳下大车对妻子道：“凤玲，你赶我这挂车先回去做点儿饭，晚上让骏山跟咱们一块儿吃，六哥不定又多前儿回来呢。你剩这点儿货我上绿水桥市场卖卖得了。”那边他妻子许凤玲一边答应一边过去上了丈夫那挂大车，“那你也早点儿回去。”陆江道：“知道啦。”下大车过去上了妻子那挂，夫妻俩一先一后赶车走了。

天桥上，女孩儿目不转睛地看着许凤玲掌鞭赶车，直到她走远。低头一看下面大车上韩骏山正笑着看她，她也回以一个微笑，迈步下了天桥。

“大哥，您好啊。”

“小姐，您好。”两人一起打招呼，之后又一起笑了，女孩儿问：“您又来这儿卖啦，买卖不赖吧？”韩骏山道：“还行。您呢，找到合适的工

作了么？”女孩儿一愣，“您怎么知道——”韩骏山伸手指了下她手里的招聘报纸，女孩儿会意，笑了笑，随即又一脸愁容，羞愧地低下了头。

韩骏山赶紧安慰她，“没事儿，别着急，慢慢儿找。”把手指指车座儿，“跑了一天累坏了吧，不介意的话，上来坐这儿歇会儿吧。”“好啊”，女孩儿很高兴的上了大车，车座儿上坐下了。

韩骏山拿起水果刀，挑了个最大的西瓜切了一大块儿，“渴了吧，快吃吧。”女孩儿笑笑道：“我不渴，谢谢您啊。”韩骏山道：“你别这么客气，我也找过工作，知道是啥滋味儿。这玩意儿稀烂贱的，几毛钱一斤，快吃吧。怎么，还等着我往你手里塞呀，拿着。”女孩儿才接过西瓜，“谢谢啊！”

女孩儿真是渴了，张口咬了一口瓜，觉得真是甜，一阵清凉直透心扉。韩骏山递过一个食品袋儿，“瓜子儿瓜皮别乱扔，搁这里。”女孩儿答应了。不一会儿吃完了，韩骏山又切了一块，女孩儿急道：“大哥，够了，别再切了。”韩骏山道：“你跑了一天了，一块儿哪够呀，快吃吧，千万别客气。”女孩儿也的确口渴的厉害，便又接过瓜吃了起来。吃完，韩骏山递过餐巾纸，“给，擦擦手。”女孩儿接了，“谢谢，大哥，你这服务可真周到。”

“没啥，都是应该做的。”

“瓜也好，又甜又沙。”

“是吗？这半儿你一会儿拿上，回去吃。”

“那可不行，”女孩儿看看车上，“您还是给我称一块钱的西红柿吧。”“行，”韩骏山给捡了满满一大食品袋，放秤盘儿上看也不看便道：“六斤，一块钱。”女孩儿吓了一跳，“大哥，这是多少呀？！”

“多就多点儿。你找工作不容易，拿着吧。”

女孩儿心里一阵热乎乎的，“大哥，谢谢。您这买卖可真好，哪天都不少挣吧。”韩骏山道：“还行吧。”女孩儿接着问：“那您能教教我吗？我也想试试。”韩骏山乐了，“你？你一个女孩儿，哪能干这个呀，这是老爷们儿干的活儿。”女孩儿不乐意了，“你许姨不也是女的吗？她能干，我也能干。”韩骏山看看她，“你别开玩笑，她都多大岁数儿了，你才多大点儿小岁数儿呀？再说你长的这么漂亮，气质又好。你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千万别着急，别灰心。”

女孩儿有些失望，韩骏山道：“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有个城里的学生上农村住姥姥家，晌午没事儿去稻池地漏水沟抓青蛙，走着走着就听脚下

有个东西粗着嗓子道：‘嘿，小子（Zēi），你踩着俺腰了。’城里学生没见过癞蛤蟆，一看这么大个儿的可乐了，嗙声嗙气地道：‘谁让你上班儿不穿迷彩服？’”女孩儿忍不住笑出了声儿，低下头看见了插在车辕上的那杆大鞭子，“大哥，您这杆大鞭子可真好，我看看行不？”等不及主人答应便伸手拔了起来。

这杆大鞭子鞭杆能有近三米长，上半段是三根竹篾子拧在一起的鞭挺，下半段是红木的鞭把，也有四五尺长，而且打过蜡，光亮如镜，握上去说不出的舒适合手。女孩儿左手握紧后把，右手前滑，微微抖动，鞭梢一晃，熟牛皮拧的鞭绳上大半尺长的鞭彩儿迎风飞舞跳跃，红艳艳的十分好看。

韩骏山笑问：“你也喜欢大鞭子呀？会使不？”女孩儿道：“会一点儿，我家也养马车，就是没有您这么漂亮的大鞭子。大哥，您能教我掌这杆大鞭子吗？”韩骏山一时颇有难色，“这一，那你能告诉我你叫啥吗？”女孩儿稍一犹豫，“当然可以，我叫欧阳踏雪。”韩骏山乐了，“你拉倒吧，你要是欧阳踏雪我就是骆胡子。我跟杨胡子是最好的哥们儿，你想拿这名儿骗我，没门儿，说实话。”

女孩儿脸一红，“那你先告诉我，大哥，您贵姓啊？”

“我？免贵，姓韩，叫韩骏山。你呢？”

女孩儿却犹豫了，韩骏山没再追问，“你也是大学毕业的吧，怎么没考研呢？”女孩儿脸又红了，“我一个专科儿生，考研还不够格呢。”

“是么，我也是专科儿，你学的啥专业呀？”

“行政管理，你呢？”

“法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某某市某某大学，你呢？”

“我也是，你是哪届的呀？”

“九九届。”

“我九八届，我还是你师兄呢。你还没吃饭呢吧，晚上我请客。”

“那怎么行，还是我请您。”

韩骏山还要再说，大车旁有人叫他，“小韩，”转回头一看却是老主顾上门，赶紧打招呼，“薛老师，下班儿啦。路上又堵车了吧？”

“可不是，天天堵，烦死了。你还给我称那几样儿，另外再称几斤苹果，要这种青苹果。再来三斤葡萄，一斤草莓，一个黄金瓜。我侄女来了，

她爱吃酸的。”

“好嘞，薛老师，您侄女儿今年有十几岁了吧。”韩骏山一边跟客人说话，一边给称了那几样水果。还没称完，旁边又有人等上了，“骏山哪，给小薛老师捡完给我挑个瓜。”

“大爷，您稍等，我给薛老师称完的。”

“行嘞。骏山哪，你叔又干啥去了，还想干不？回去跟他说我想他了，明几个让他来。”老人说着话儿，身边又围了好些客人，韩骏山忙不过来，女孩儿把大鞭子插回车辕起身跨进车厢，“大哥，我给你帮会儿忙吧，都怎么卖的呀？”韩骏山喜出望外，“那敢情好，”给她介绍了各种水果干果儿的价钱，女孩儿吓了一跳：这么贵哪！脸上却没动声色，跟着一块儿卖了起来。

大车上，各色水果干果儿虽然贵的出乎女孩儿意料，卖的却也出奇的快，客人散了一层又围上两层。女孩儿脸上见了汗珠儿，韩骏山递过手帕，“累了吧，擦擦汗。”女孩儿道：“不用，我不累。”韩骏山伸手替她擦了擦。旁边立刻有客人问：“骏山，女朋友吧？真漂亮。”韩骏山笑着道：“是，谢谢啊。”女孩儿不高兴了，还没说话，又有人道：“闺女，有眼光儿，骏山小伙子不错，知道疼媳妇儿，长得又帅，又能挣钱，嫁给他保准赖不了。”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就有人叫她，“骏山媳妇儿，来，给我捡俩菠萝。”跟着所有人都这么叫上了，“骏山媳妇儿，给你钱。”“骏山媳妇儿，来，给大爷装几个洋柿子，回去撒点儿白糖，消暑。”

女孩儿脸上通红，“我不是他媳妇儿。”客人们哪里肯信，“哟，还不好意思了。瞧瞧这俩孩子，长的一个比一个俊儿，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傍晚，华灯初上，夜幕乍临，一大车的货终于卖完了。韩骏山从手包里拿出五十块钱，“给，今天的工钱。”女孩儿道：“我不要，咱们不是朋友嘛，给朋友帮会儿忙还能要钱呀？”韩骏山道：“你要真拿我当朋友就拿着。你现在有困难，作为朋友，我就应当帮你一把，你要不介意明几个还可以来。”把钱往她手里一塞，“今儿多亏你了，还弄个早班儿。”没一会儿收拾完车厢，“回家！你坐前边儿还坐车厢里呀？”

女孩儿心里一阵热乎乎的，“大哥，谢谢您。我不能坐你车，咱们不顺路。”韩骏山道：“怎么不顺路呢？你不就坐458到绿水桥下吗？自个儿家有车，你还花钱坐公共汽车去呀？”女孩儿道：“那我也不坐你车，

谁让你老胡说八道呢。”韩骏山笑问：“怎么，你还不乐意呀？”女孩儿可真生气了，起身要下去。韩骏山赶紧道：“哎，你别走呀，对不起，我给你道歉。你坐大车回去吧，省一块钱买瓶儿水不也比捐给公交公司强吗，你说是不？”女孩儿会心一笑，“那你不行再胡说了。”“是，我就当哑巴了。”韩骏山跨回车座儿坐下，伸手拔起左边车辕上另一杆四尺来长的鞭子轻扬催马，“嘚儿，”女孩儿忙道：“大哥等会儿，我也坐前边儿。”起身跨到车座儿上挨他坐下。“嘚儿，驾！”韩骏山才又赶起大车上路。

女孩儿笑着问：“你不说你哑巴了吗？还说话。”韩骏山道：“我得吆喝牲口呀，要不你赶。”“好啊，”女孩儿伸手握上了右边车辕上的大鞭子。韩骏山吓了一跳，“别，你赶得了呀？这段儿路车这么多，可不是农村。要不这样，等过了绿水桥我让你练练，行不？”女孩儿挺失望，“那行。”把手又缩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女孩儿忍不住问：“大哥，我拿会儿你这杆大鞭子，不赶，行不？”韩骏山看看她，再也不忍心拒绝，“那你拿着玩会儿吧。”女孩儿大是高兴，伸双手从右边车辕上拔起大鞭子细细抚摸起来，由衷地赞道：“大哥，您这杆大鞭子可真叫好，鞭把还打了蜡，拿它赶车都怪可惜的。”韩骏山道：“这杆大鞭子也不光赶车，往这一插就能招人儿，你不就是喜欢它才买我东西的嘛。还有这挂大车，漂亮吧？这也是一种包装：这么漂亮的大车往这一停，大鞭子这么一插，就是咱们金山市里一道最独特的风景儿，你说呢？”女孩儿点头道：“是，您说得对。大哥，你歇会儿，我赶会儿。”不等韩骏山说话就把大鞭子抡开，正反手啪啪两鞭打在两匹白马的屁股上，纵声吆喝道：“嘚儿，驾！喔喔，哈哈一呀，哈一呀！”两匹骏马立刻飞奔起来。韩骏山又惊又喜，“你赶的不赖呀！都快赶上我叔了。”女孩儿微微一笑，“是么？过奖过奖。”

忽然响起一阵刺耳的警笛声，一辆黑色轿车紧贴着大车飞似的过去了，驾辕的枣红马立刻惊了，昂首一声长嘶，两匹白马也跟着惊了，三匹马一起狂奔起来。韩骏山大惊失色，却见女孩儿起身岔开双脚稳稳当当站住抡开大鞭子，啪啪啪三鞭，“呼呼，吁！”大车咯噔就停下了。韩骏山又惊又佩，“行啊，你，还会使这绝招儿哪！我们院儿那些老爷们儿都不会，你可真有两下子！”女孩儿也很得意，“是嘛，没这两下子敢在城里赶大车呀？”跳下大车来到两匹马前，伸左手摸摸它们以示安慰，“别怕别怕，

没事儿。”韩骏山也过去一起抚慰道：“大雪小雪别怕，没事儿，没事儿。”女孩儿笑着问：“大雪小雪，你起的名儿啊？还挺浪漫的。”韩骏山道：“不是，我叔起的，这匹红马叫‘打春’。”女孩儿又笑了，“是么？也挺好听的。”韩骏山解释道：“老辈儿人嘛，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没粮食吃，可不就盼着打春嘛。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印迹吧。”又骂道：“现在交通管制也太差劲了，啥鸡一车都敢乱安警笛，什么玩意儿呀。”女孩儿道：“算了，那不是咱们老百姓该管的事儿，走吧。”

两人一起上了大车，韩骏山倒轻松了，“哎，你明儿个给我赶车吧，我给你加钱。”女孩儿轻轻一笑，“美得你。”想了想又求道：“大哥，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干，你帮我在你叔那儿引见引见行不？”韩骏山道：“这一，你的手艺是没问题，不过你毕竟是女孩儿，回去我问问我叔，要行更好，不行你也别怪我。”女孩儿喜道：“那是自然，我先谢谢大哥了。”韩骏山道：“不客气。”

韩骏山悄悄看了女孩儿一眼，只见她弯眉杏目，樱唇桃腮，的确是个一等一的大美人儿。再看第二眼，只觉得她皮肤可真白，而且非常细嫩，一点儿也不像农村人。再看第三眼，女孩儿脸就红了，一声咳嗽，韩骏山也挺不好意思，赶紧低下了头。但没过一分钟目光又从两匹白马移上了大鞭子，跟着又移到了她手上，这一看却更是惊讶：只见女孩儿这双手不仅皮肤白嫩，而且长得极好，十指细长，手形秀溜，修长白嫩的手臂，连指甲都那么整齐洁白。这么漂亮的一双玉手握着一杆漂亮的大鞭子，可真是绝配，要多美有多美，韩骏山一下呆住了。

女孩儿轻轻咳嗽两声，他却跟没听见似的。女孩儿也不好直说，便道：“大哥，瞅啥呀，我又不要，给你。”要把大鞭子递还给他。韩骏山赶紧道：“别，你赶吧，我不是那意思。”女孩儿道：“我知道，我到了。”韩骏山抬头一看，果然到绿水桥了，情不自禁地道：“怎么这么快呀。对了，过了桥有条小道儿，你不也想干嘛，再去练会儿吧。我回去好好求求我叔，你过来给我帮忙也行，白天还去找工作、下午三四点钟儿回来给我帮会儿忙儿也行，我把我工资的一半儿给你，你要喜欢掌鞭赶大车，往后就天天你赶着，行不？”

女孩儿看看他，觉得他也是一片真心实意，但毕竟还不熟悉，便道：“我再想想。”扬起大鞭子赶着大车下了公路。没一会儿，大车到了一座

火车桥，桥两边和横梁上有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扎根燕山。女孩儿道：“我们家那儿也有这样的火车桥，也写的这几句。”韩骏山问：“你想家了吧，你们家不也养马车嘛，过桥有一段儿黄土道儿，你去练会儿吧。”女孩儿道：“好啊，不过那道儿可不好走，你得帮我把着点儿。”韩骏山大喜，“行。”伸手握上了大鞭鞭把，一边吆喝着把大车赶上了小道儿。

女孩儿也来过这儿，可赶着大车再一看这条道儿也就四尺来宽，两边都是沟，而且路面坑坑洼洼，一点也不平，心里可就没底了。韩骏山自然看出来，“没事儿，有我呢，你就放心大胆赶吧。”女孩儿道：“好。”却还是把双手紧了紧鞭把。韩骏山心下一动，真想就此握握她小手儿，又怕她生气，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敢。

没一会儿工夫，两人一起掌鞭赶着大车在小路上跑了两个来回儿，女孩儿一看天也不早了，“大哥，咱们该回去了。”韩骏山忙道：“不急，再练会儿呗。”女孩儿道：“不了，你不说以后天天让我赶吗？慢慢儿练呗。”韩骏山高兴了：慢慢儿‘恋’就慢慢儿‘恋’，“你住哪儿呀？我送你。”女孩儿道：“不用，我就住前边儿，红旗营儿，没几步道儿。”韩骏山道：“是嘛，那我更得送你了，我也住那儿，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儿。”

大车上上了柏油马路，韩骏山犹豫再三，还是鼓起勇气仗着胆子握上了女孩儿的一只玉手。本以为她会拒绝，却不想女孩儿并没有动，而且没咳嗽，也没说什么。韩骏山喜出望外，把手在她手上轻轻抚摸起来。

女孩儿的手柔软滑腻，韩骏山说不出的舒服欢喜，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两句诗：执子之手，与子一携老两个字还没从意识里出来，却听女孩儿道：“大哥，这杆大鞭子也挺沉的，你赶会儿吧。”轻轻把手抽了回去。韩骏山非常失望，却也没再纠缠，只是赞道：“你长的真好看，还会掌鞭赶大车，谁要娶了你，可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女孩儿笑笑，淡淡地道：“是么？谢谢啊。”

大车进了红旗营村，街上车多人多，韩骏山不敢大意，双手紧握大鞭鞭把，目不斜视，小心翼翼地赶车。没走出多远，女孩儿忽道：“大哥，站一下，我去买俩馒头，这儿的馒头便宜，个儿还大。”大车站下，女孩儿下了车，不一会儿从街边买了几个馒头回来。韩骏山问：“你就吃这个呀？”女孩儿道：“是，你找工作那会儿不也得吃这个嘛。”韩骏山拿过手包儿掏出一大把钱数了一千，“给你，先花着，不够再跟我说。”女孩